

久頤的骨灰終於找到了，是在~~上海~~  
的~~上海~~勞改場上~~的~~的。

大哥寫信來說，組織決定替父親平反，預備在交通大學  
校內舉行追悼會，他要我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趕到上海  
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希望

(24×25)

我到的。  
國和  
一起。

四月  
八

念天之子。獨捨乞人。  
前不見古。後不見來者。  
紐約客

郭陳子昂被逐世

下。

白居易

志願兵文書

白光角力

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眉灰

中蘇科學院

父親的眉灰終於找到了。今年夏天，大哥在上海交通大學邀請回去講學兩個月。大哥是東南大學的名教授，石油化工專家，中共科學院一直在爭取他。年初科

叔

學院派~~去~~到~~到~~東南大學的一個訪問團，到美國去時，團長特別

到康大去訪問大哥，跟他談~~商討~~中國文學的事情。大哥~~還~~指定到交大教課，~~這~~這是他的條件。父親曾在

交大教了二十多年，那裡還有不少他的老同事，大哥到校大，~~他~~是想向他們打听父親生前的情形。大

哥全家一行四人，大嫂及兩個姪兒也去了，旅費吃住全

由中共招待，而且還讓大哥一家住回到我們從前福地~~即~~那棟老房子裡。那棟兩層樓西式的洋房，本來老早充公了的，大哥回去，特別要還，~~並~~且重新粉刷~~修理~~修補過。大哥向中共商而申請，把下放到內蒙呼

和洪特~~處~~的小平也調回到了。小平是我們的異母兄弟，本來是高中老師，六八年被打成反革命家屬後，流

2

放到力當，繼而到哥羅在一個公社裡，牧了十年的羊。大  
哥和小平，兄弟兩個人，千方百計，一步一步地追蹤，最  
後終於在崇明島的蘇勞改營裡，尋到了父親的遺骸。按  
最多蘇聯軍隊的大哥多年來食黃連的心願，終算  
微積分了。  
~~他~~草率送，他的治學態度，完全是虛心受教的  
影響。他數理的底子，也全靠父親替他打好的。

大哥從上海回國，曾到蘇聯約來，在我二哥  
Rochelle 的家裡，住了一個星期，跟我敘述他在中國尋  
找父親骨灰的始末。

大哥在上面回憶，曾到我的家來，在我 New Rockwell 的家裡，住了一個星期，跟我敘述他在中國等

放到力勞島，~~被~~<sup>被</sup>派到一個公社裡，牧了三十年的羊。大  
哥和小平，兄弟兩個人，千方百計，一步一腳印的追蹤，最  
後終於在力勞島的森林勞改營裡，尋到了父親的遺體。按  
~~舊~~<sup>新</sup>的說法，大哥多年寢食難安的心願，如今也告了個終。他  
還在森林裡，自己又救了一頭野豬，這事，父親便教他  
做積分了。~~他~~<sup>他</sup>常常這樣，他的治學態度，完全是由父親的  
影響。他數理的底子，也由全靠父親替他打好的。

# 紅約字

白刃身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 骨灰

上高才一人說  
他本來  
是內科  
醫生，  
科都  
被革了  
下子

父親的骨灰終於找到了。這  
信來說，父親的骨灰是在崇明島的勞改場上尋回的。自

從去年年底掉帽子，從內蒙的呼和浩特放回到上海，他

便開始尋找父親的遺體了。一九六九年文革正值顛峯，  
受了父親的影響，被打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內蒙去

服了十一年的牢。這期間，他共坐牢六年半，云連路，回到

上海，才知道原來父親在六九年早已病故，死在崇明島的  
勞改場上。據說父親是心臟猝死的，就在在崇明島的

勞改場上，至訖確實日期及詳情，却無法打聽出來。

因為事隔多年，崇明島勞改場上人事全非，連黨支書都

換過了三個。而且又革那段亂够日子，死人是常有的事。

崇明島勞改場上，現在多數力氣不如，即使

還有些存着的倉存者恐怕也沒記得清

當年的情況

增產報

信之後

的例子，非常難

記得清

余江一局力今午三初，隨着中共科院的訪問团，到過自己。

父親在文革期間，被捕的情形，我是從余家二舅那裡

得知一二的。余家中他男是母親家的遠親，跟父親同上

南大同學同事。父親教授應用物理，他教數學。六七

年，兩人同時受到沖擊，一不通用。父親的名字大，個性

耿直，尤其因為外國為後輩，被列為反革命分子

被列為反革命分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

列為反革命分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

四月一五

四月一六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九年大哥哥從雲南邊境回上海，便開始四处打听，尋找父親的骨灰。他曾經親自到過崇明島的勞改場去詢問，可是不知道要領。那邊的領導者是操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記得有父親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派到崇明島勞改的知

搞掉帽子。

No. 羅任平

單之

誰知是一個  
非常深奧的  
教學教授

路回崇明島

誤介子，數以千計。交通大学父親的同事就有五十幾  
個。又聽大學校園裏傳播教授不上去，他在崇明島上的生  
死下落，也就山東人去理會，何況那个年代，勞改  
船上死人是常有的事。大哥奔走兩年，父親的遺骸仍舊石沉大海，我們正感絕望，準備放棄。突然間  
石破天驚——三兄弟交大高局竟主動查訪，替我們父親  
的骨灰找到了。其實高局在崇明島的勞改場上，學校高  
幹而後輩就等着。大哥抱之她的骨灰回

紐約

金庫日

真善美

中後，馬上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來。電話中  
他很激动，交大預備精父親向追悼會，恢復他的榮譽。他

說請我與三弟到上海參加，用畢追悼會後，

# 普林士頓的博士

將在

四公司。

No. 2.

父親的遺體安葬到士公墓。這都得感謝菲力蒲  
年前非力蒲與中國石油部簽訂了約，共同開採南  
國的底石油。菲力蒲在南國工作了三  
年到北京去洽事宜。三年是石油勘查專家，在菲力蒲負重用  
揮得三弟全國巡遊，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家也派人去  
趕着粉刷油漆，而且還裝上了電話，預備我們到上  
海參加追悼會時，三月十四可以在家園聚。不用說，追悼  
令照辦，一定也是名副其實的多的安排。華期同  
'父親被軍委會罪狀的由外關係被曉一而小聲  
及南國返，三弟帶他回了他<sub>人帶他回了</sub>的信件，被  
打了我來，祖通外國，變成了文虎座要罪狀，他<sub>人</sub>被<sub>他</sub>的  
了。

法泛圖

衣錦華歸

仰臥

何

那

國執

銀

事

實

那

前上路，投奔在香港的舅父，父親領着我三十萬  
脾氣，父親的印像不深，四九年母親領着我三十萬  
父親不肯，他該學期沒有結束，金還<sub>未</sub>放試，他不能<sub>還</sub>  
東青，同已同婚，而且也不許大哥哥，因為大哥  
南洋模範中學，還有兩個月就要畢業了。就因大父親  
一念之差，我們一家人從此分隔海峽兩岸，修修三十年，  
再也沒回國家過。後來大親在台灣改嫁，做了大官夫人

(24×25)

因為「海外  
關係的  
連累」

立前半生的思念。最後由親緝緝病牀，修時還極懷恨的齊生，我見不到你了。小五代到美國西哥連死那裏，家書也變成了裡通外國的非証，至証他未始通信。我們通了六封便中斷，因為文革爆發了，威脅文親取得連繫，透過親戚的傳遞，我與文親開始通信。我們通了六封便中斷，因為文革爆發了，從此，我就失去了文親的音訊。文親被打成反革命份子，下放當時島，到底受了甚麼罪，母親信上一字未提，他只含蓄的告訴我，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壓痼疾，最後因為腦溢血，死在改場上，死時之十五歲。

李中國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們安排妥當，十二月二十日乘船赴上海。

十九日先飛舊金山，打算在舊金

唐人街的邊緣，一幢老人公寓，在加利福尼亞街底的山坡上，第一座灰樓閣同層樓的舊建築，裡面住的都是中國老人，也有些是從中國來的。二年前到舊金山開會，第一次到古董的住所去看他，他住在樓底的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裡，那時伯媽還在，公寓的家具雖簡陋，倒是很收拾得整齊的。客廳正面壁上，仍舊掛着大伯和我的舊照，牆壁的一半，櫃子也換了一個，是銀灰色的。無論大伯到那裡，他一直

攜帶着那張相片，而且一直掛在客廳的正面壁上。

No. 3

親自

No.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九年大哥搞到了棺材，從

雲南邊境回到上海，便開始打听，尋找父親的遺體了。他曾經到過崇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五十幹校的領導者早挖過幾次，下面的人也不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個人。文革期間，從上海派遣到崇明島的知識份子數以千計，~~畢業後~~文親在交通大學雖然是~~畢業~~，他在崇明島上所生死

資深

母女

父女

白光

白光

2018.1

今年初

五十七

下落自然少有人去挖，到了年代，幹校的勞動場上倒蠻  
少了斗萬休裏的老教授，下校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他音容喪，將近絕望。留此間，路回奉軒，交十  
吉局竟主動~~出面~~，協助大哥，到崇明島上追查到父親遺  
體的所在。大哥把父親的骨灰匣而回冢中後，馬上打~~一~~  
小電話到總約走信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說交通大學  
請偏哲父親向追悼會，恢復他的名譽，並且邀請我和二弟  
回緬國同上海去參加。這，~~真~~得感謝美國菲  
力浦石油公司。年前菲力浦與中國石油部簽訂了約，共同  
開採海底油。菲力浦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幾家公司選中了二弟  
，要派他到北京一去接洽事宜。二弟是普林士頓的化學博

(24×25)

華南部

真 善 美

No.

一家人住此分隔海峡两岸，已三十多年，再也无法团聚。後來母親在台湾改嫁，做了大官夫人。她那位司令官丈夫对我们兄弟实施最严格军事管理，家中时有体罚场面，尤其是我的个性比较叛逆，对命令常常置之不理，摸打的次数多，而且打死也不认错。母亲比一旁早有乾着楚、流着眼泪，没办法，这个孩子真不懂事！因此，我对台湾亦十分深恶痛绝。出来美国十八年，台湾，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倒是来到美国後，对身处在大陆上~~的~~父親，却愈来愈思念，愈想去了解他了。~~当时他在波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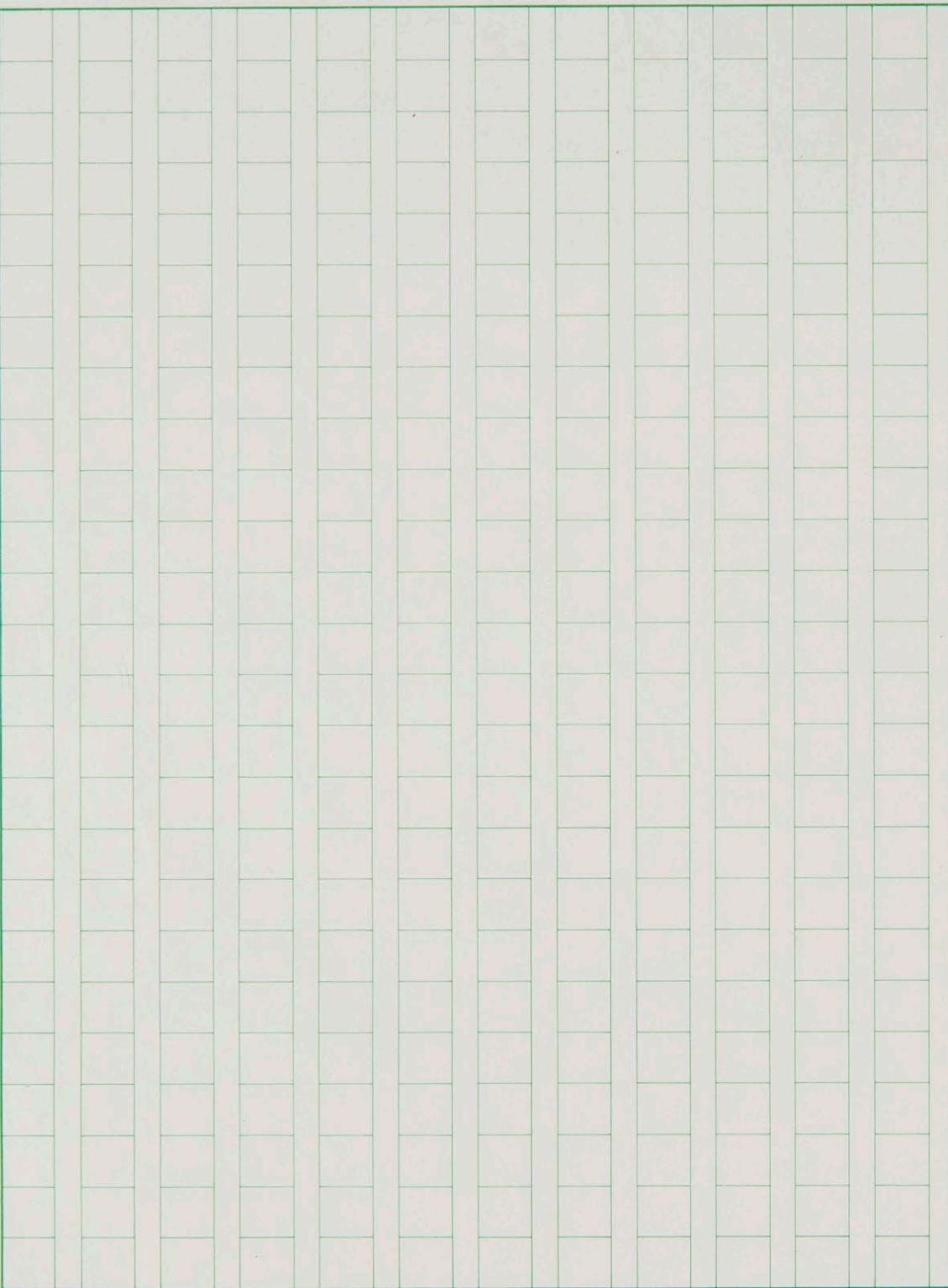
誰知我們一到香港，共軍防守已經嚴密。

士石油礦業專家，頗受華力滿重用，這次派到北京，石油部專門請他出席。在石油部準備的圓桌會上，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家也派人去趕着油達粉刷，而且還裝上了電話，真像天羅地網。三弟回上海參加酒會時，三兄弟可以在家中國聚。不消說，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由石油部辦，細心安排的了。

四九年春天，上海財局吃緊，父親要母親攜帶我跟三弟先去投奔香港的大舅，他自己留在上海，母親跟他爭吵，毫不為動，因為他當時在大學讀書，學生返校放假，他不能遠赴香港。而母親一輩子不能原諒他的就是他把大哥也留下來，因為大哥在上海華模初級中學讀書，返差兩个月就要初中畢業了。父親這一個決定，使得元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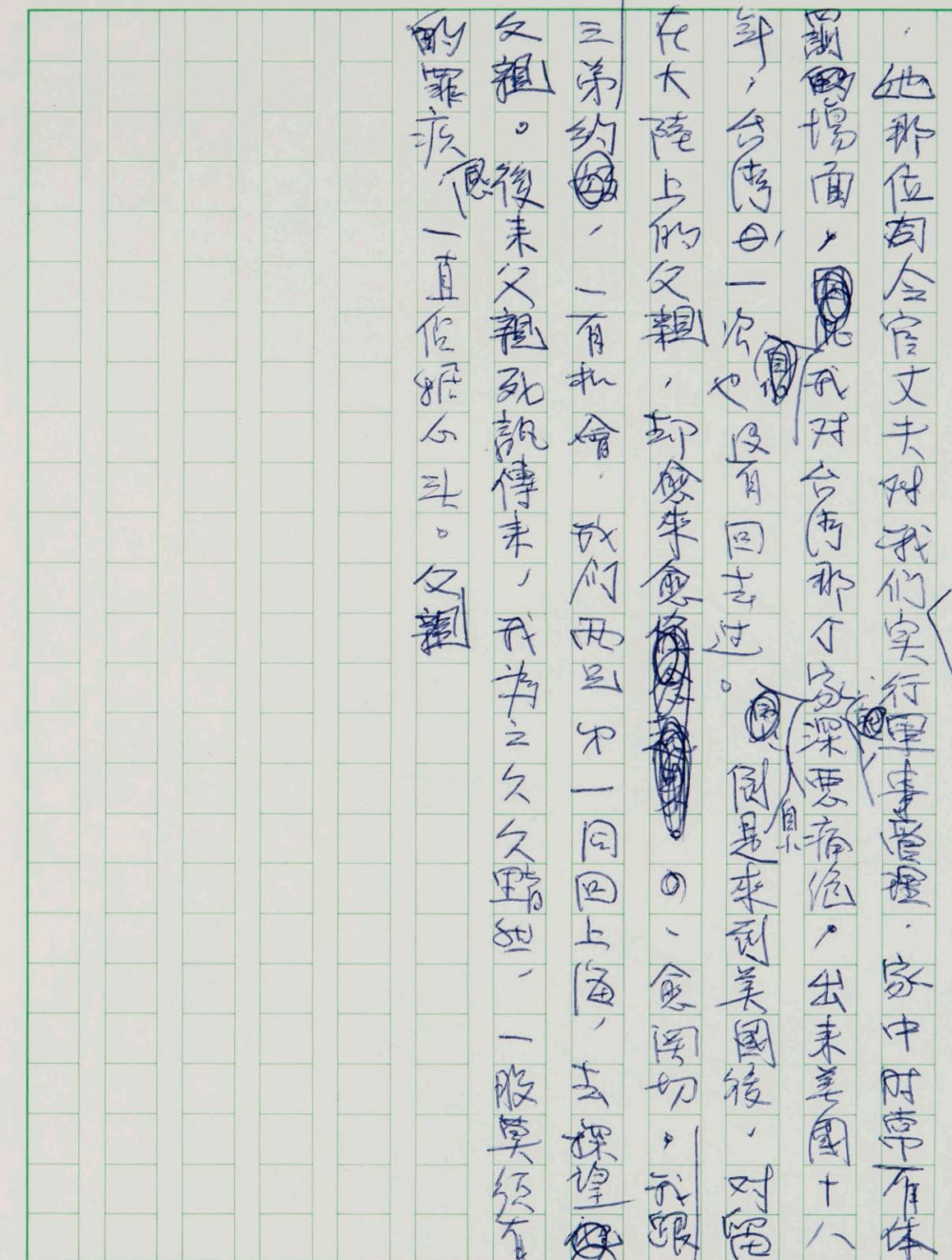
等 待 時  
期 結 束

No. \_\_\_\_\_



(24×25)

No. 3



中文字

印中

意念解

④

「早知如此，那次就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来了！」

「脆把你押到公博去！」大狗呷了一口酒，吐着烟雾向元通说：「你们鼎立委员，当真是百无得纪的民主闻士客！」一天到晚在大公报上高谈反政府的言论，又攀附学生闹学潮，搞甚麽和平运动，我与同济大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通了风了起来！」

大狗连着呵欠的笑了起来，他的油腻头发了控刷，眼屎袋也拉出来，他忙用袖角擦擦小拭掉。

「五公子乎？」国民党的话狗爪牙吗！」

「噫！」鼎立委员直摇头，尴尬的笑着，他的嘴唇已经裂开，他的眉头仍旧皱在一起，嘴角弯了一道弧线，一脸傻色。

「成」

我早起而机，敬鼎立委员道：「很不起味。」

「老弟，我怎们像你们的民盟，」那狗压不住那脚踏大脚，「你们一毫也不懂得，像闻一多，才气那樣，連性命都丢掉！」

我告訴他我看遍不少深澈浑的著作，如《七君子》、《孙逸仙》、《章炳麟》、王造时的《陈天华作品选》，孙逸仙。我在哥大東方圖書館还找到一本他寫的《自由中国》。真是一本好书，把中國人的毛病都析得针之见血。鼎立委员正听得入神，他的身子便俯得低低的，嘴上配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吮了一口酒，长吸一口气。

(24×25)

我舉起酒杯，對鼎立袁伯道說：

「袁伯，我很佩服你們民盟，那時壓力那麼大，你一笑也沒破涕爲笑，像聞一多、李公樸連性命都丟了。

我告訴他，一九四九年民盟參加過東保釣運動，一九五〇年到華盛頓去大遊行。

就像你們救國會從前到南京請願那一樣。鼎立袁伯道聽着，他的身子低下去的，背上像壓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吸了一口酒，長長的吁了一口气。

「民盟後來很慘，鼎立袁伯道被殺了，

孔雀牌

(24×25)

早知如此，那次就把你抓起來，就不至於放你出去了！」

「乾脆把你吊打！」方伯呷了一口酒，嘴向武道，你们鼎立袁伯道是有多得很的同謀！主閭士改！

一天到晚在大公報上藍色反政府的言論，又帶領學生闖進珊瑚，搞甚麼和平運動，許多同僚大學把他們一百多个師生逼之抓了起來！」

方伯邊着呵呵的笑了起來，他圓眼失去了控制，圓眼

錢之濶出，破忙用袖角擦擦水，抗拒。

你那時罵我罵得凶啊！」方伯指着鼎立袁伯道：

「刷子手！」圓眼的走狗爪牙！

壞——鼎立袁伯道直揮手，曬晴的嘴道。有氣無力，一臉

①，他的眉头仰著糾成一團，嘴角变成了—道弧線，一臉

到了這裏，全部打成石塊。救國會七君子沒有一个活的下場。王浩時、章乃益給關的慘死，我們一个个也禁不住，欲哭不能。連深漱光還換毛澤東寫的臭死，我們一个个也就禁不住。陳寅恪悼王靜安有兩句詩：「齊世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日皆同沾。

——我們足足苟活了二十斗呵！

周瘦襄道：

来、来、来，老弟，一壺酒，互相飲，你說出來，還用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經很不錯啦。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通紅了。两杯茅台下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涌動，沸騰起來。

莫怪我來惹你們，大伯把一盤燒鴨放到張表哥前面，讓他迴圈。當年大陸失敗，你們這批漢奸人士也要犯一部份責任哩！你們在報上天天攻重政府，看不起，不信你們的話，一并作個起業。

表哥，你高興自己都看到你，張表伯極力辯護：

接收大員到了上海南京，表現得實足太極！甚麼五子登科、一箭雙石獅，上海南京的人說他們是劫財，一毫也不寬枉的。民心就是那樣的，我們那時還能保持誠實嗎？

大伯听了沒有回答，他又用袖子拭了一拭清酒盞上的眼淚。沉默了半晌，他空空舉起那根拐杖，指向寒廬牆壁，那張大廳門口道：

(24×25)

雨吳半，我剛洗完泰國浴，~~水變得很冷！~~電話裡傳來一陣咯咯的笑声，那是羅玲珠特有的，一笑就停個不停，樂不可支的模樣。于乃真也禁不住跟着笑起來。

于乃真回到家裡，她生溫誠問她：「是誰打來的電話？」于乃真告訴他：「是羅玲珠，她生翻過去咬嘴了！」又是你那个疯子朋友！」便呼呼睡去。溫誠和羅玲珠始終未見過面，是羅玲珠不要溫誠。有一回，一

羅玲珠被她父親叫去，于乃真想把她請回家裡，尤其是她那仁愛滿多的人養後，于乃真想羅玲珠看她这个孩子上百萬裝潢的新家，罗玲珠却一口回绝了。

「龍、龍、龍，」她笑着，或嫌得圆你那个温生忘公。

溫誠生氣，人也一早也不瘦，做起生意来还嫌指脚得

(24×25)

昨天晚上的電話是羅玲珠打來的，電話响了十幾下于乃真才听到，她瞄了一眼牀头的鬧鐘，已经十二点半了。羅玲珠是被各打来的，于乃真中午到台北，~~她~~于乃真在台北住了一夜，要于乃真抽时间写出来，两人一起吃晚饭。于乃真问她要不要约耿仲英和~~蓉杰~~，~~石荷娘~~不要她们，從電話裡于乃真也看得出羅玲珠~~她~~皺眉头，就要见你一个人。羅玲珠的语气是命令式的。

「你那裡裡~~她~~吳鍾了，玲珠？」于乃真忍不住问道。

「足足123兩金头！」

于乃真贊回了被窝裡，脚底板已经冰凉了，冷冰的十  
一月，後裡的寒气是贊骨的。于乃真在被窝裡也禁不住  
打了两个寒噤，睡意倒是全消了。

(24×25)

退你。可是羅珍珠知道了退誠專門代理迪奧、卡登这些  
高級化妝品，她就下結海誓：男人愛女人，就必须是  
一个重生。羅珍珠有她自己一套邏輯，于乃真也沒有與她分  
辯起。上十次羅珍珠從巴黎打電話來，告诉她时间是清晨  
用英文了而且一講就上床。于乃真說：她早起去解小便  
看她剛把她着了內筒還在咭咭噏噏，  
她四張珍珠退誠口圓也罷，她羅珍珠口  
退誠不該道念這甚麼？中所的活計，退誠对他的女客戶  
雖低聲下氣，但是骨子裡是个澈底的亡國人主義，  
以羅珍珠之跋扈，退誠保住會反唇相譏。算了一笔，还是  
讓他們兩個人分開吧，退誠和羅珍珠本末就是兩個  
世界裡的人。

式的。

「你裡裡在笑我了，」玲珠子于乃真忍不住问道。

「兩点半，我刚回泰国——足足过了两个钟头，  
爽得很呀！」话裡传来一阵爽快的笑声，那是罗珍珠特有的，一笑就停不下来，好像攀不可及的模樣，于乃真也禁不住跟着她一齐笑了起来。

于乃真回新房中，生生温诚向她，  
韦的靈活，于乃真告訴她是罗珍珠，他先生翻過身去咁唔  
了一句：「又是你那个瘦的朋友！」又蒙头睡去了。其实溫  
誠和羅珍珠尚未遇面，罗珍珠不要回温诚，要先  
到新嘉坡去，她跟著母亲到新嘉坡去，  
于乃真刚在水和煦下这幢小公寓，她想把羅珍珠接回家。

昨天晚上的電話是羅珍珠打來的，電話响了十八下。  
于乃真十分惊讶，她瞄了一下林斗的鬧鐘，已经十二点半了。  
罗珍珠是她要名打来的，她乃真下午到舍此，这次在此  
台此只停了一夜，她要于乃真把时间找出来，两人一起吃  
晚饭。于乃真向她要不要约耿仲英和蔡杰。  
「不要她们，就電話裡于乃真也似乎看得起玲珠子而  
且露着头的样子，我就要你一个。」玲珠的口气是命令  
的，于乃真可

末 / 有了她的新家，

吃了飯，她向她的新家，這還是她成年來第一次的

自己的家，可是羅玲珠却一口回絕了。

羅了、羅了，羅玲珠擡手笑道：「娘得去見你荪子娘！」

生！」

甲廣東話

羅玲珠是舊中國的農婦，故鄉退城令成活，于乃真不禁嘆息，恨鐵壯邊，舊德國牌氣可憐，他做了一次吳亡不復，他起來像頭牛，在舊羅舌只會做了一斗的牛，你真一目移口耳順矣。他升上一個股長，因為他是舊中國人，每年中國派得上甲等，接待韓國次長，看中他是唐東人，名斗羅在派得上甲等，接待韓國次長的名譽保。

乙廣東話

丁唐东，一对露露火，且了面未必有甚麼的話。何況這試对羅玲珠，因为每次羅玲珠打長途電話未，總是半殺的更的。有時便從已熟，有時偏故，有時便從美國中西部一些她听都没听说的小城打来。有一次她去取件革小品，她在那裡，耿仲英大老倌的叫道：「你都还不知道呀！」而那些林肯的政府，比利諾世子乃真不明白甚麼羅玲珠，她把兩首唱歌唱到了林肯的政府去。不過也很難說，前年羅玲珠寄了一張明信片来，是從告重寄来的，她该她在唱歌给谁听的。

綠猴子呀。

No. 2

羅玲珠  
的事

子，數以千百計。父親在交通大學任教，雖說資格很老，但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數學教授，稱不上「反動學術权威」，他在當時島上的生氣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政治場上倒蒙一两个年邁体衰的知識份子，大概也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如今奔走半餘，父親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親在華南農學院教了八年，据闻是在七六年年初去世的，那时人跡尚古，只是几个月的光景。按理定，骨灰保存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一过，世人認知，便会处理掉，因此骨灰焦急万分，生怕半張一剂，父親骨灰沉落所，那麼便永世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年初，突然间，路逕肇幹，交通大學主动出面，協助哥�，到華南農島追查父亲的虛骸所在。母亲把父亲的骨灰捡回上海以後，馬上打了一

手稿

孔雀牌

(24×25)

父親的骨灰終於有了下落。七八十枝火柴棒樣子從海南邊擡回返上海，每句話四處打听，尋找父親的虛骸了。他曾經數度到華明島去查詢，可是不得要領。那邊勞改農場的領導以換過幾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過羅任平這樣一个人。又某期間，從上海下放到華明島勞改的知識份

母

大

向先生

父親的追悼會一定也是赤道而回心安排的了。

戊八年冬天，上海時局吃緊，父親命母親攜帶子女走，投奔在香園做生意的大舅，他自己暫留上海，暫待日期結束，再南下與兒女會合。母親將他幾番爭論，父親始終不為所動，他道出全大放逐未完畢，他不能撇手遽然离去，母親最不能諒解父親的，就是他加哥之也強行留下，因为哥哥之學校也正在放試。不料我們才到香園，共軍已經渡江，他之三十多斗，再也未能團聚。母親在公海渡過了她黯淡的下半生，從她恍惚的眼神及無奈的喟嘆中，元可以深之感到她對父親那份身窮世厄的恩念。母親臨終時，終於失望的嘆道：「我是因不到你父親了，希望你們兩父子」

(24×25)

一個電設刻頭約給我。電話中他很激動，他這次大顯身手，親自追悼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並且還邀請我到上海參加。這，都得感謝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麥羅福斯~~特惠勒其中國工業部簽定了一項合約，賣給北京第一機械廠一枚一吋巴型液壓鍋爐，這批交易價值三千多萬美金，公司與工業部周旋了將近一年才成交，~~這是~~是件不容易，這是公司打開中國大陸市場的第一炮，因此格外重視，特別派我率領一個五人工業部團，赴北京訓練力一機械廠的技術人員。工業部的接待事項準備得要常週到，大約打算把我當做貴賓招待吧，連我們上海徐家匯的老房子也派人來趕着粉刷油漆了一番，並且且新裝上電話，以便立刻上海秀水父親的追悼會時，可以住在家中，此等之團聚。不消說

廿年十二月

魯南書

圓

五

迎面圍困的一天。六月我到美國來角了，第一件事就是

託香港的朋友轉車與父親取得連繫，透過他的傳遞，或

3 舊帶

典父親開始通信，我們互通了封信，就中斷了。因為

文革已經爆發，父親失去連絡。我給父親的信

上只是泛泛的聊了一些家常，沒想到那封家書却給文

革委會的災禍。那些信被紅衛兵抄到了手裏，当作反

革命的罪證。因為

父親逼著我到上海外國使館報到，這下罪加一等，終於收

到當年島去。父親到底吃了些甚麼苦頭，哥之信上都沒有

說起，他只簡略的提到父親一向患有高血壓的痼疾，最後

是因為腦溢血，倒嚙在勞改場上的，他死時正好七十歲。

李中國的行程，公司都替我們安排好了。一月二十

歲歲

歲歲

本來  
或有  
問題

因為

那時

No. 3 從舊金山坐泛美航線到上海。十九日我從舊金山，打算在舊金山停留一晚。<sup>向左</sup>龍志高邀我到他家去過夜，<sup>向右</sup>第二天他會親自開車送我上飛機。自從我拿回博士學位歸向相烹菜後，就沒有回過龍志高，算來也將近十斗了。我在南京菜改進博士最後一年跟龍志高做了室友。我們在日記上合租了一間公寓，兩房一廳一個月才五百塊。龍志高剛從台灣回來，正是興致勃發的時候。他是台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是他們的系狀元，<sup>他</sup>到柏克萊唸書五成新的雪華閣，<sup>那</sup>買菜、上課、空閒時間乘他的便車。自從市政局拆遷到該且爾松裡後，一台房的裡祥對王後了莫大的鼓勵，一个个都搬向那諾貝爾，一枝之

我唸完博士就到紐約做事去了，可是託志高跟我們斷了續的信。七一年他寄了一張聖誕卡來，上面寫的寫了一行：老羅，我參加了保釣。我有次感到意外，因為平常很少听他談政治，最多也就是批評一下國民黨。後來听柏志華的朋友說，柏志高投身保釣是被金沉舟的。他原本聽說退出了張伯倫的實驗小組，連大學金也丟掉了，煙清雲散，就志高再想回來，他的指導取消了他的博士學位，不得不退學。他去了兩年，一家大公司上課去。我在舊金山找了几家

(24×25)

最後連教授也放棄了，  
修這

向教授变成了最热门的科室，我聯放的第一支歌導的也是教授！可惜差了十五分，降到了大機械系，因此我對教授的學生總有三分羞慕。尤其是就志高，他比柏志華的指導教授高大名鼎的張伯倫。張伯倫是教授的系主任，該貝爾獎的得主，又是加拿大倫斯敦實驗室的主任。他對就志高份外垂青，而且讓他參加芬蘭實驗室國際聲的反應子分散法實驗，實驗組裡只有就志高一個中國人。

狂熱的程度令人吃驚，我记得他第一次亮才從山上的實驗室回來，週末也上山。但那時才二十之七上山，柏志華的中國同學一致看不起他，認為他是最有可能變成古。楊十二。

直  
是  
是  
滿志

志高，他的樣子沒有甚麼改變，這是一付不祥的神情，他很高瘦的身子穿着一襲深黑的風衣，在冷風中飄來飄去。透着蕭索。他很憂心的接过我的兩隻大箱子，箱子裡裝滿了我哥哥一家人贍回的東西，從哥哥的荷列姪劍們的電子計算机，都是哥哥寫信要的，等到車子開上高速公路，龍志高却轉過头来暫了我一眼，李道：

真有你的，老羅，你倒變成歸國僑人，回去為祖國服務去吧！

她是花費美國人當實力之一，我解嘲道，沒想到我還會沾上「祖國」的光，我祝福斯蒂爾十年也升入上空，這次公司派我到北京，我就趁機討價還價，索到這裡的位置。

隔了半刻，我終於還道：

她帶了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

女人！龍志高囁嚅的笑了起來。

明珠有潔癖，厕所所有臭味她便撤不出來。我们在長島住了三十多天的那幢房子，賣主只住過兩年，一搬進去，明珠首先便把三间厕所的抽水馬桶都換了新的，他們廁所裡是滿了鮮花，常年打理得香噴噴。我們公司有一個同事兩天歸國去中國旅遊回來，同事太乏

(24×25)

蕭敏變得很快，她志高舉起眉頭，說道：「她去了西端中國，打算她的銀錠面樹上了鉤，做起走私生意來了。」

(24×25)

告訴明珠，他們去遊長城，波那阿竹徑他纏了粗，明珠頓時嚇得花容失色，這次我要她跟我一起進中國，她衝着我斜了一眼回絕了。

蕭敏好呢？」我隨口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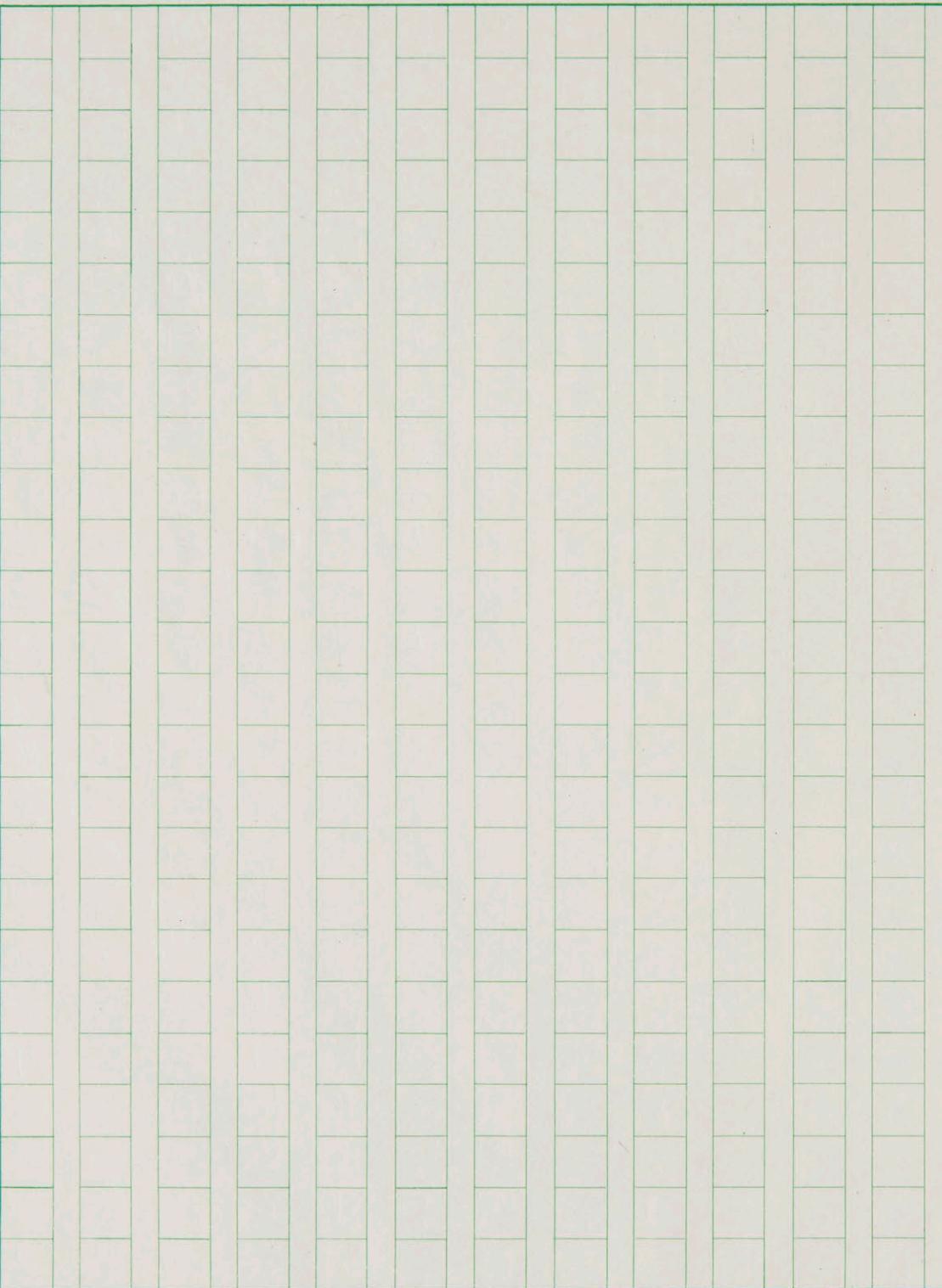
我加她休掉了，龍志高答道。

我吃了驚，龍志高遞給我的信上從未提起，不過我卻記起來，這年他給我的聖誕卡上只寫了他一個人的名字。

蕭敏在拍克萊的風头很健，人長得美，才又好，她和山峻的是美國女模，拍克萊學生反越戰運動，蕭敏也含謔謂：「一口流利的英文，得了不少獎品。」龍志高和蕭敏是好朋友，運動裡認識的，他們結婚時寄了一張相片給我，郎才女貌，一對璧人。

宣正津。他就去學校東方圖書館借書回來，放在廁所的水箱上，一進廁所，輪到布內的廁所，都坐廁馬桶的時代。一本書看得津津有味，那些都是古今的禁書。那時宣正在趕寫博士論文，分秒必爭，那些書本或連翻都皮百次翻一下，只有在吃飯的空檔，就去高層飯堂上高談闊論的向元報告他在廁所裡的讀之從得：中國民主同盟、救國會七君子，聞一多、李公樸，——近代史院。有一陣子，他研究起一九四八年中國的通貨膨脹來，有一天我們在廁所裡，兩人正在吃廁房人街買回來的燒鴨，就忘高興着一隻鴨腿，宣正津：「荒唐，老羅，你听过嗎？」

他的事  
趣很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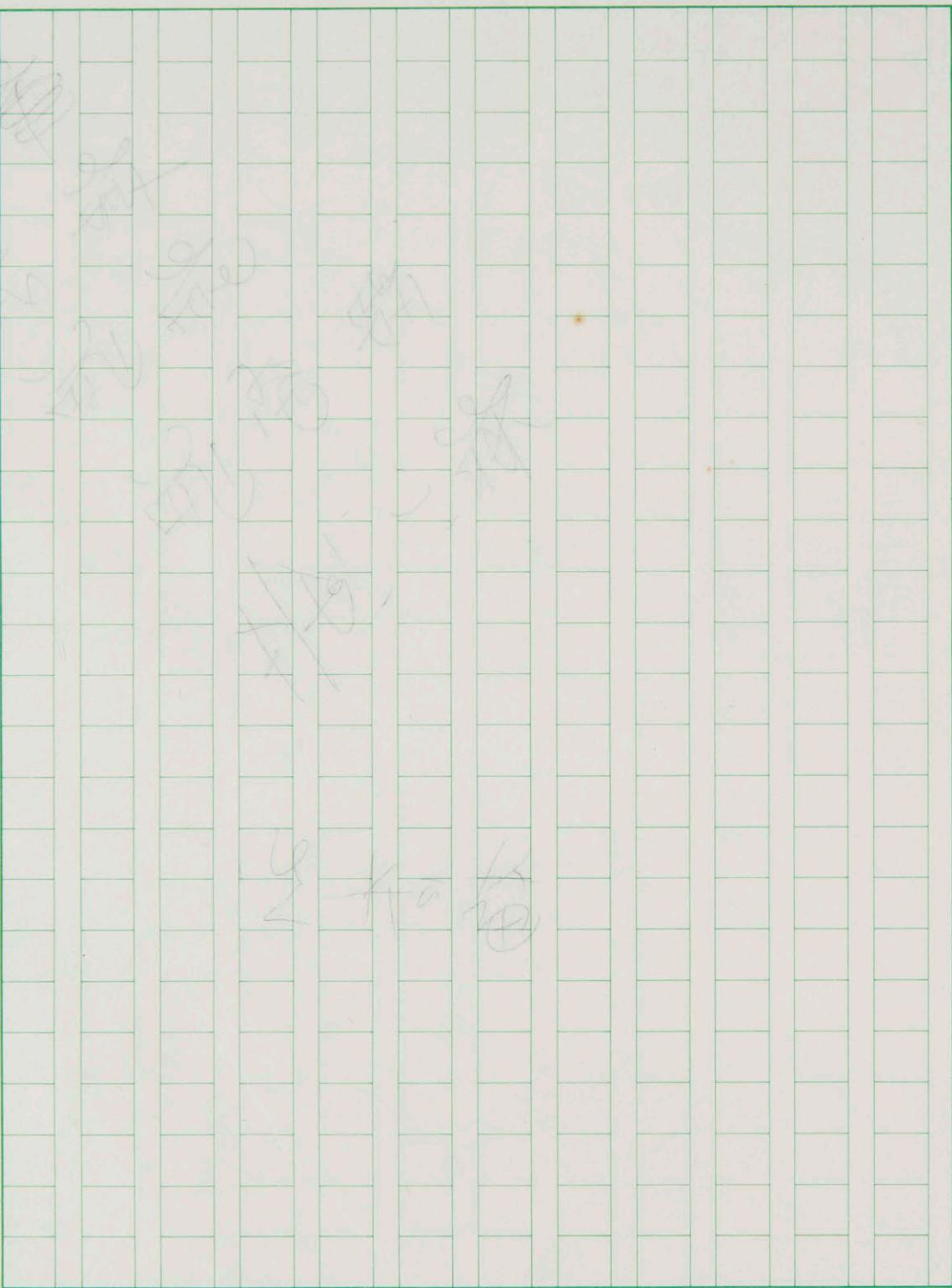


(24×25)

在志高學校吃飯，一千萬法郎要用卡車去裝吸！  
 在是那一年的夏天，保釣運動爆發了，像一陣狂風捲到了亞萊核區，許多中國學生都放下課業，投入這場運動中。就志高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宣言不顧張伯倫強烈反對，自己退出了他的實驗小組，他用角保釣要全力以赴。有一次，他拉我去開會，我藉故趕回論文推遲掉了。  
 她那時候還沒有國，只有半殖民地的中國，成章這能靜靜的搞自己的論文。

就志高罵我不愛國，總被趕走。但這半年，他我們的教室也奪走了。我這三年他还能忍心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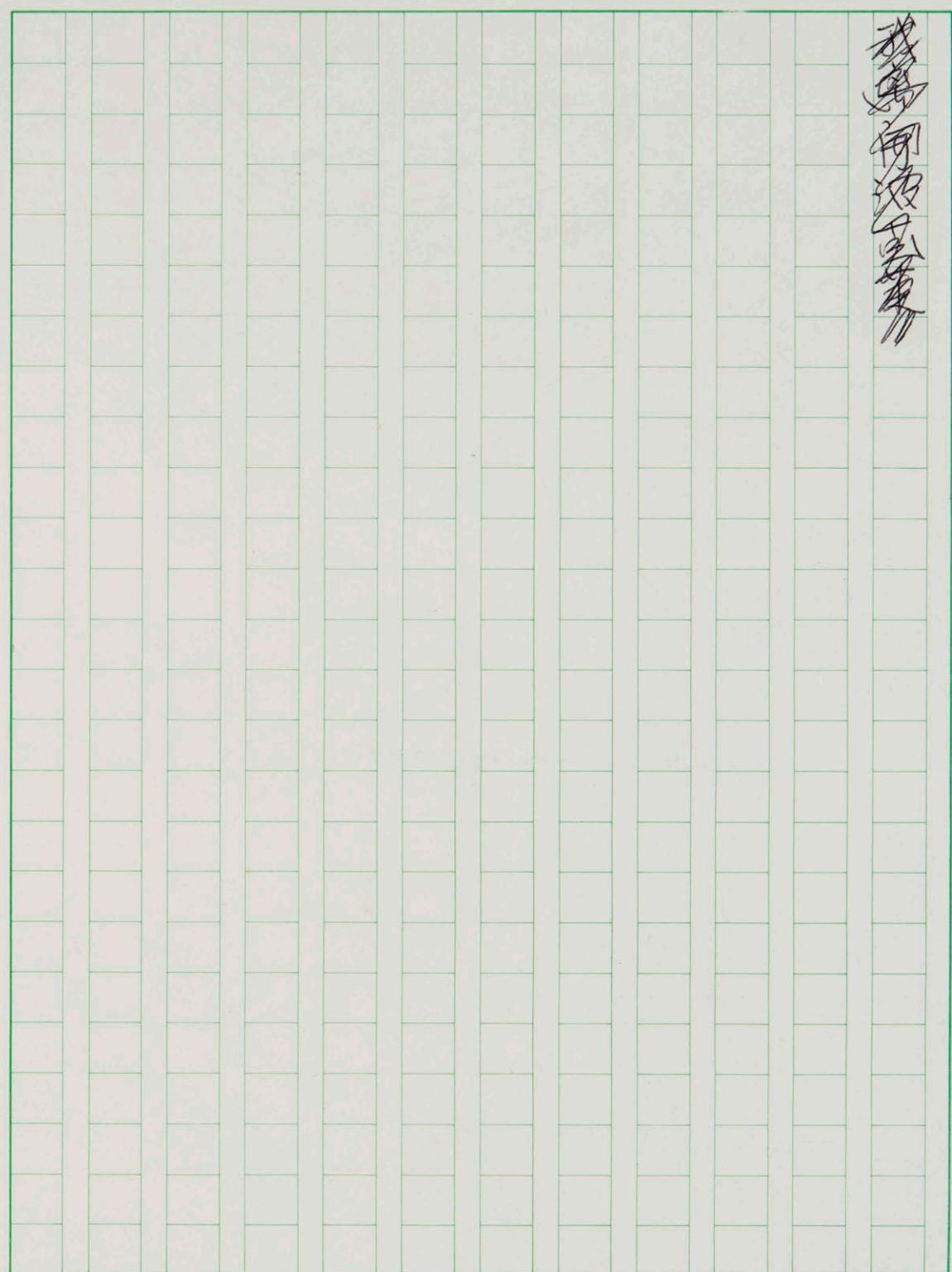
No. \_\_\_\_\_



(24×25)

真 善 美

No. 4



我寫完這張

No. \_\_\_\_\_

刘禹锡的句体诗，如《乌衣巷》、《望洞庭》等，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一面感到全局的浑沌都张开了，一股寒风从他的肺部直钻进

(24×25)

第三次  
考试

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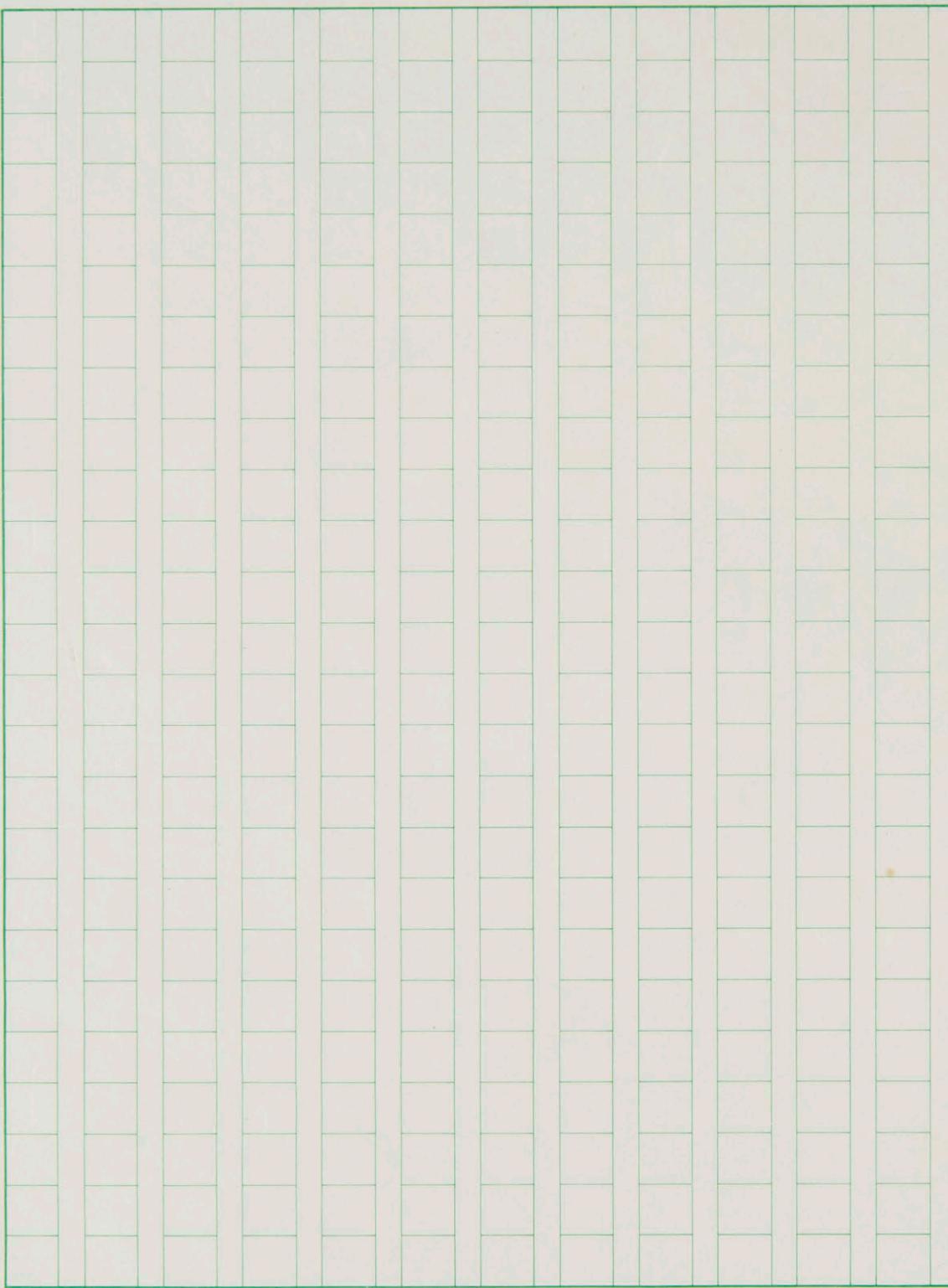
第三次考试

No. \_\_\_\_\_

教士，一向凶狠，著称。他的高微积分班上，学生叫他乘机报复，整理他的军材料，把他列为反革命家。少因为母舅只失去了右臂，而且在前又嫁给了国民党的大官，他杀了学生率红得兵打父亲的坟时，便又投出了几封或写信的信，那些信，是~~从美国~~从~~美国~~寄到香港，朋友辗转送过去的，没料到~~那~~平章的~~家~~，~~书~~，竟被~~那~~捉定是文社裡通外國的铁证，文社~~罪~~加一等，~~那~~配到监狱里監禁劳改，在狱人间地獄裡煎熬了九个斗头。~~那~~元~~清~~教授到日本圆上一枚中国~~饭~~旅店，他~~那~~跟父親在监狱裏改修後院的情況~~对~~，他~~那~~細細訴說了一番，我一面坐着

招待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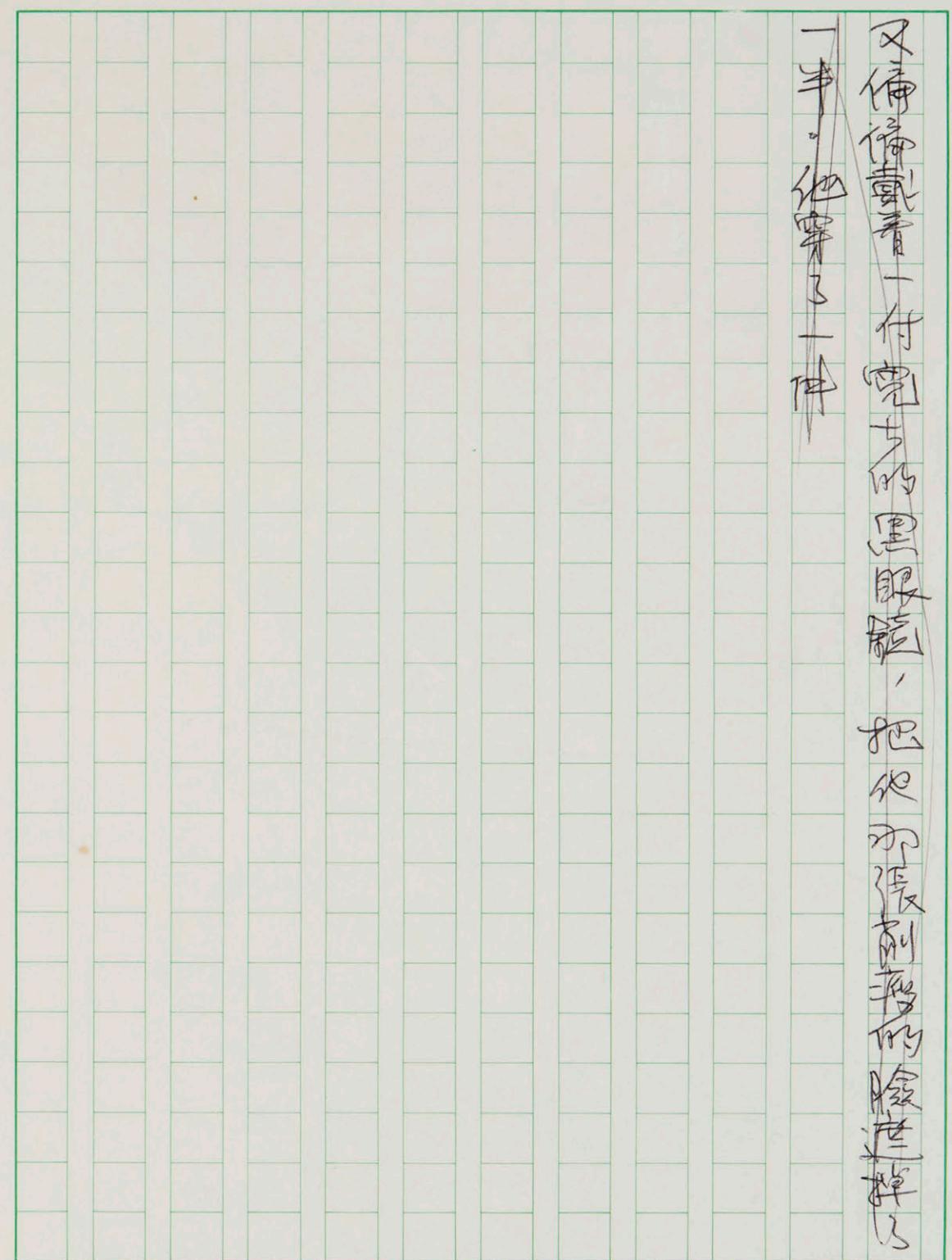
No.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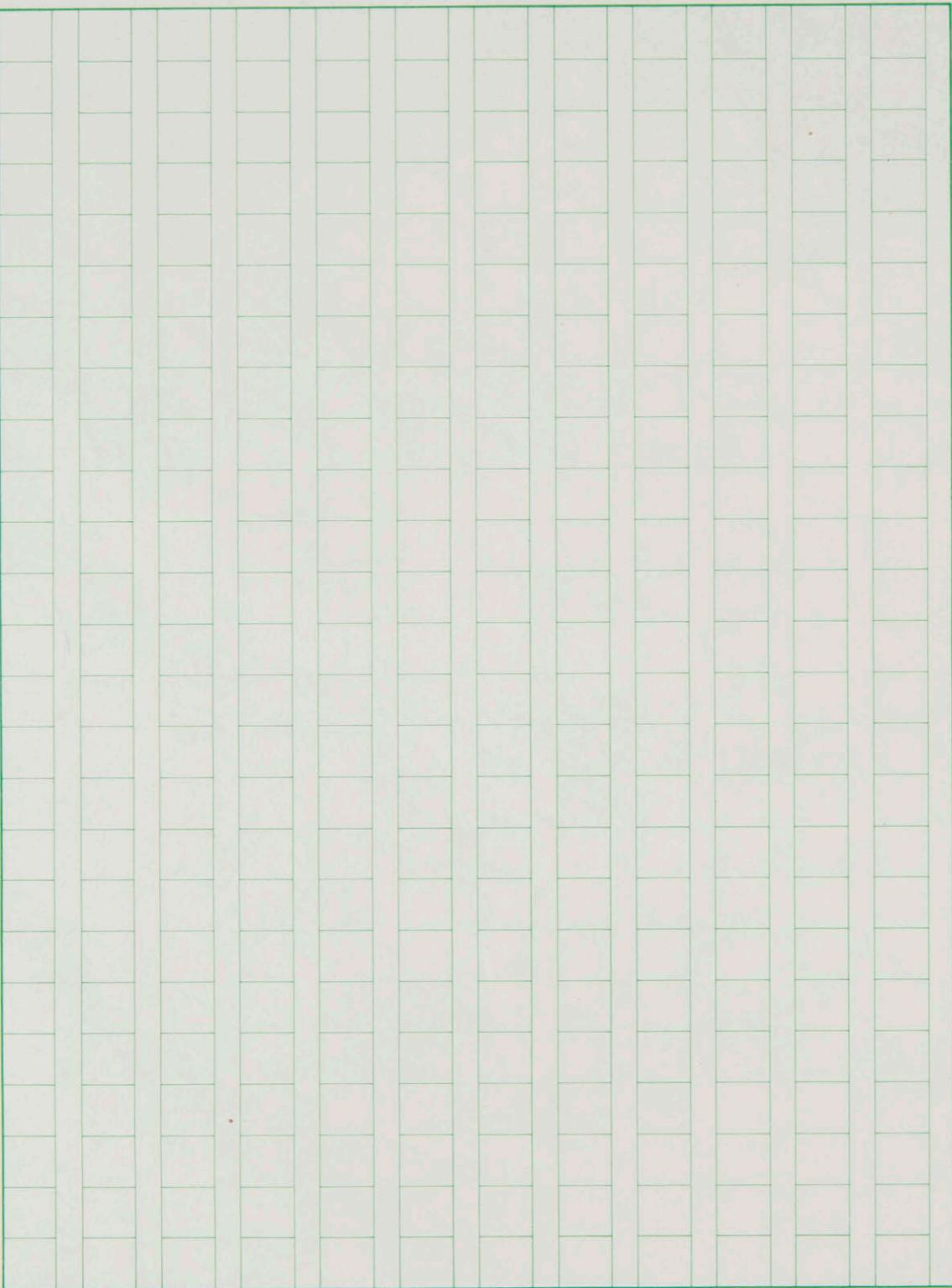
(24×25)

真 善 美

No. 4.



No.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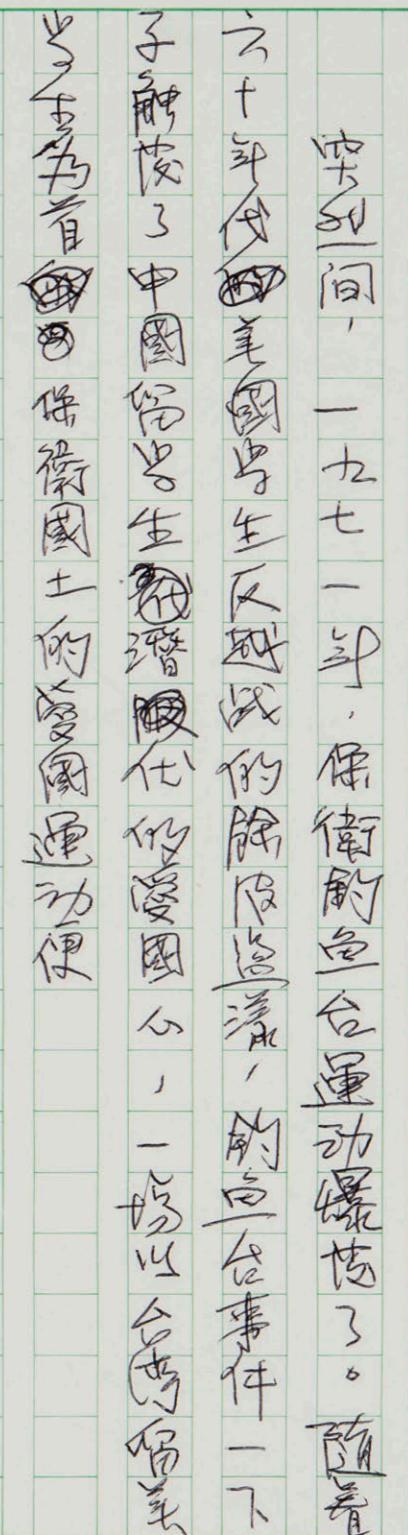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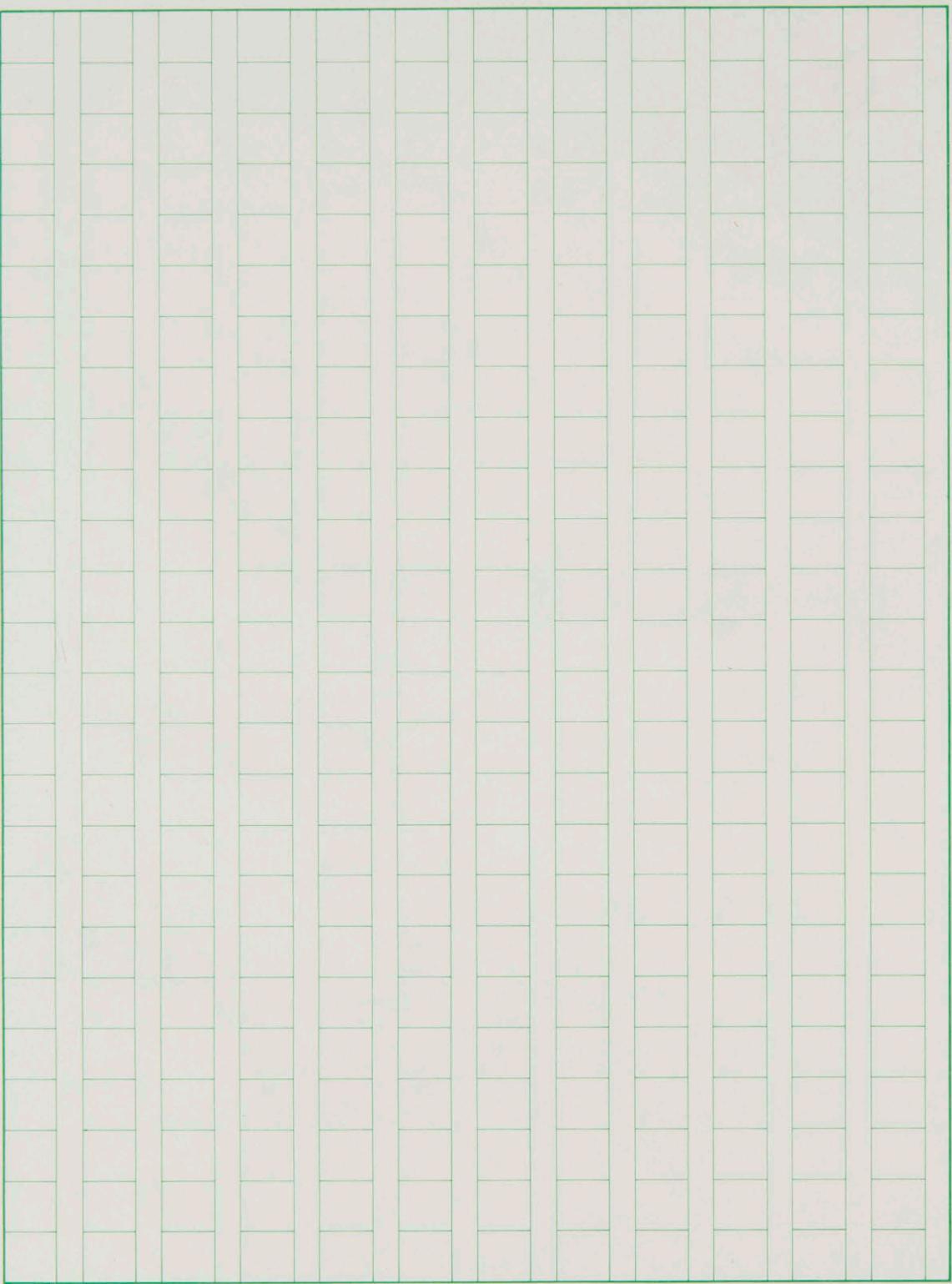
真 善 美

No. \_\_\_\_\_

5B



No.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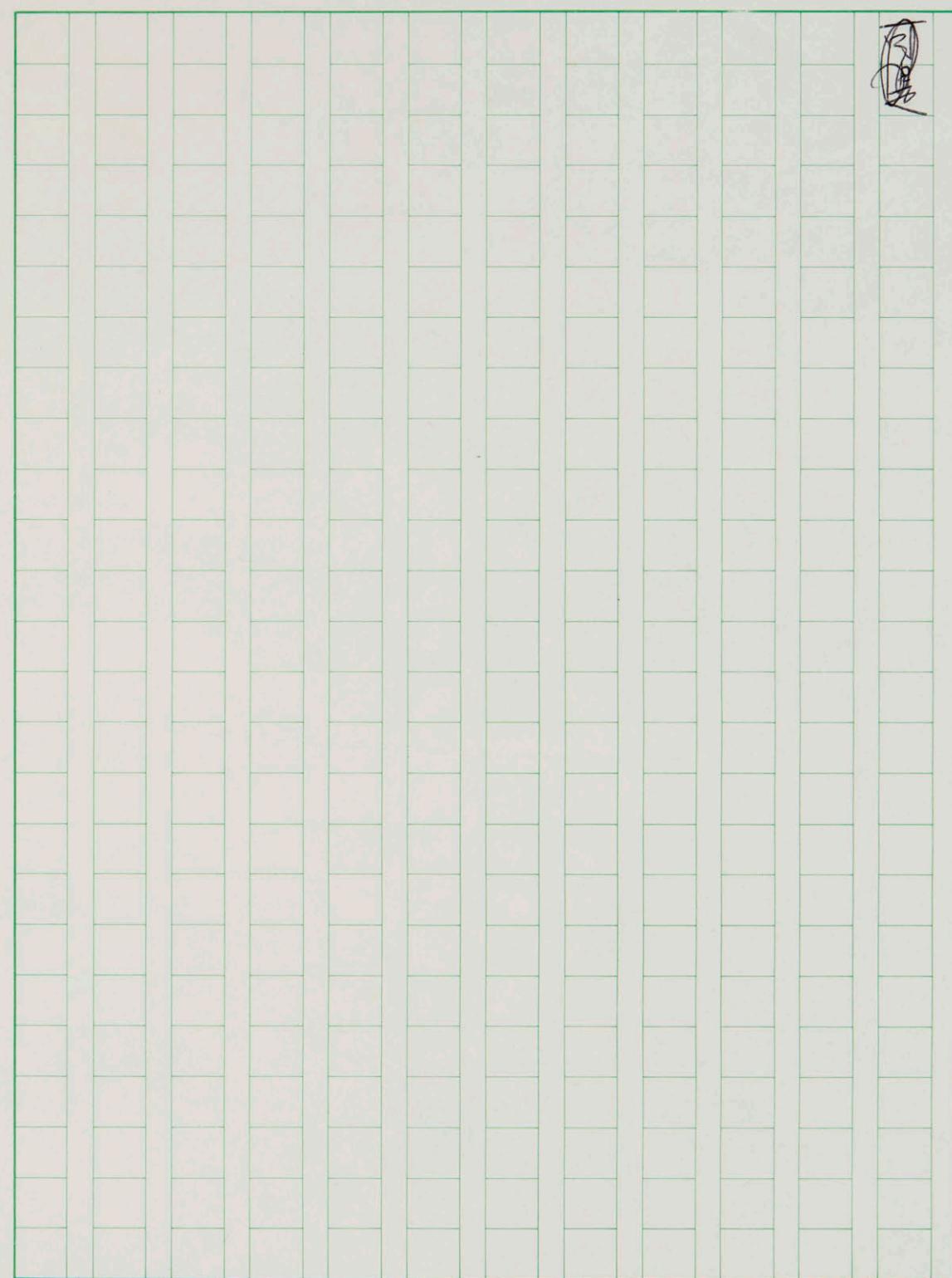


真  
善  
美

(24×25)

No. \_\_\_\_\_

15B



李明雨奶奶，我隨口問道。

我把她休掉  
她反而追進來

卷之三

100

6  
No. 6  
中國而稱一石知重的跟裡面的剪掛上了鉤，做起走私生  
及想利用那度計耶！能忘高斯  
念書  
高  
字

老中行  
一  
走私古董。

“你真好，对资本主义改变得最猛烈。志高被迷上革命的一半也是被她的革命吸引住的。

出来一塊  
她拿去做了傳，值得萬  
多。我對她說：這神不義之財，一毫寧願不要。你猜她道

龍虎高綱過駕  
事向戎通

她指着我的鼻子叫道：

你真美，你太高，你  
真善美，你這樣高，你  
真美，你太高，你  
真善美，你這樣高，你

⑤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No. 孫道化  
他被指責是中國反同盟的領袖，  
毒打蔣國軍，中國反同盟的領袖  
殺人犯，國共內戰時，蔣鼎立在報上總發表文章改  
中國民黨，~~他~~過年，全靠他爹之保出來的。蔣慶雲可是  
五七反~~回~~的時侯，蔣鼎立又因直言入批評共產是  
福國成左派，蔣鼎立章羅聯的寫了他一下放到此大  
貳改了幾年。蔣志向被蔣慶雲想起他的大伯，蔣慶雲  
被蔣慶雲很有風骨的說，他可是中國反同盟的領袖  
的青作未看，他可是中國反同盟的領袖  
門了他七書後，用腳底抱他的牙齒一咬之敲頭，  
更傷。

她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的棉袄，非常暖和，她抱着一个包袱。

這就是我的方法。

房间非常的简陋，一铺草人床上坐着一位老人。他看同元气便缓缓的立了起来，他的身躯何伟岸！

這就是我大爺，  
齊志高今年已經道一  
個生日了，他行李全搬進了你  
家。

龍志高向大約就鼎立有七十多年了，開外了，  
手上毛髮全掉，頭髮如雨，面頰慄然惟有  
紅色，我看這是他那一張臉有些風標，好像  
一付面具一般，烏黑的，額皮重疊，如同一  
塊鐵，我向他打招呼，他的嘴皮動了兩下，似乎想  
笑，可是臉上完全僵硬，一舉表情也沒有。

15

卷之三

卷之三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24×25)

真善美

(24×25)  
期向

这八位  
大教授

~~被罰~~  
No. 1  
父親果然是自殺身亡的，我也從哥弟的信上已猜到。  
事之淫亂。最後一次父親被罰，他摘掉墨鏡，一共三  
十天，拘禁在牢房中。他的体力支撑不住，以致于  
憔悴不堪，爬得滿身的蛆。父亲一气之下，把一瓶氯  
素溶液的盐酸一仰而尽，底炭德了。  
任平太悲哀，郭教授摇头，他指了一指正在  
跟美国学者谈医学的~~任平~~大教授，低声说道，浦博士  
事有几个月前就死在了一个劳改场上！你去问他们，那一  
尔又跑进监狱，进过厕所？

~~被取~~  
No. 2  
最近父亲心痛的，郭教授说，是因为整他整得最狠  
的前苏联教授死了。父亲

~~任平被監禁教授~~

No. 3

~~任平被監禁教授~~  
感恩念，食想去了解放军的生活状态。接着我写信给任平，提到了文初都支吾其辞，似乎  
難言之隱，但信尾还是道聲我國祖國，請顏面告。上个月  
夜大派出了一个教授訪問團往上海到美國國東岸  
才長春藤大學訪問，在哥倫比亞大學招待会时，我特別  
請去秀姑，因为她周围中父親昔日的老同事齊志偉郭教授  
被扣押權力，权威。郭教授被關在大牢里反社會齡相仿，  
已近七十，頭髮斑白，可是~~秀姑~~半生止之間，  
亦透着一股饱经风霜后的坚定，只是他流露文初之死，却依然  
不勝愁歎。

任平的个性，太耿直了，他谦虚，其实他再摔两  
三个跟头，  
3月，  
翠苑同上。

不勝愁歎

秀姑

No

止ま  
る。

倒是很想玩，~~但~~就志高一直打牌，我向旁边，只是  
搬回屋去，南去了。我跟志高站在环球航空公司出  
处，互相看着，都瞪了半眼。很不高兴，也不开心。  
石伟和同，也从香港赶来，坐着车，等着志高，  
同他一起，去香港游玩。他们一起，去了。

於他的消息。就志高<sup>作於放學</sup>博士了，你讀他的文章教被他翻  
譯成中文，他在東風社到中西書局去走運，同國是會議。  
兩人還很出了一陣風頭，非常激進活潑。後來就志高  
被高處的警察局<sup>這時</sup>所抓了，都解決了。就志高這次威  
力大過他的大學的教授，山高氣，但是  
倒且因有怒火，就志高一直打耳光向法庭，只是

銀  
糧  
國  
華

於他的消息。他  
的確來了，  
他得此  
消息，  
他一  
直沒有  
回音。

11

11

高  
中

**No.** \_\_\_\_\_

我與龍志高有十年以上的關係，自從那一次在亞洲賽城的

的大部分  
的進行

1  
2  
3  
4

生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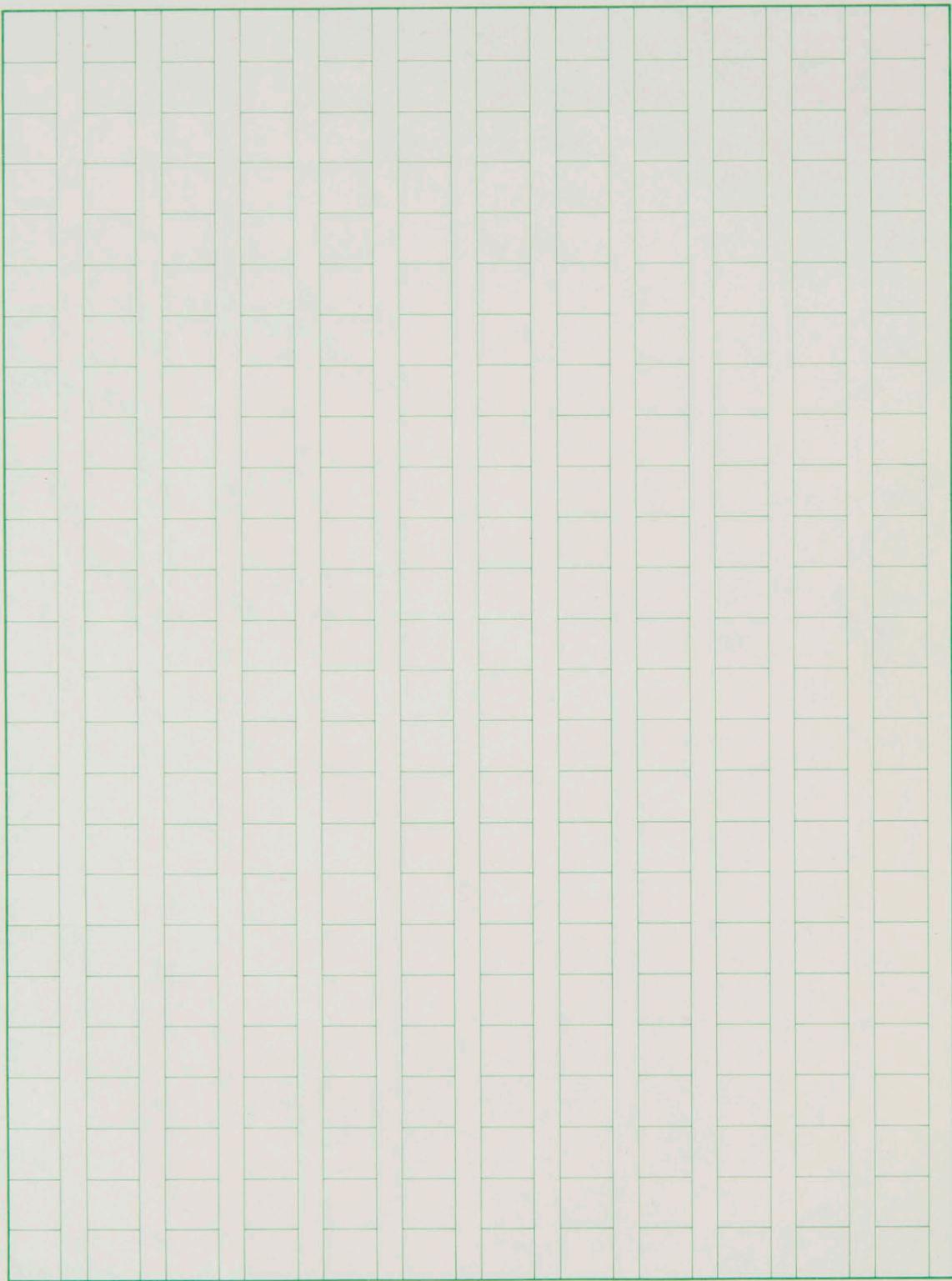
本来一双炯炯大眼睛，得像两只小猫，一下子就陷了下去，眼珠密密地转动，乌黑的瞳孔，像雨夜里的闪电，他的上唇裹了一半，下面的舊風衣，上面一塊塊印着油污。他的頭髮，本来是黑色的，有六七分，在瘦弱了，一根根的骨斗如倘布花，格外瘦削，那件舊風衣，又搭在她的肩上，机伶的寒风一吹，抖抖索索，有一股股股风，漫过不出的黄麻，山洞。前方高圆了我，那一把指元甲中的行李，拿在手上，朝我打量了一下，说道：

“瞧你这付德性！馬仔，你是要送葬的还是朝覲的！”

我穿了一身三件头，腰带，西装，这整了一块布袋。

太极图

No.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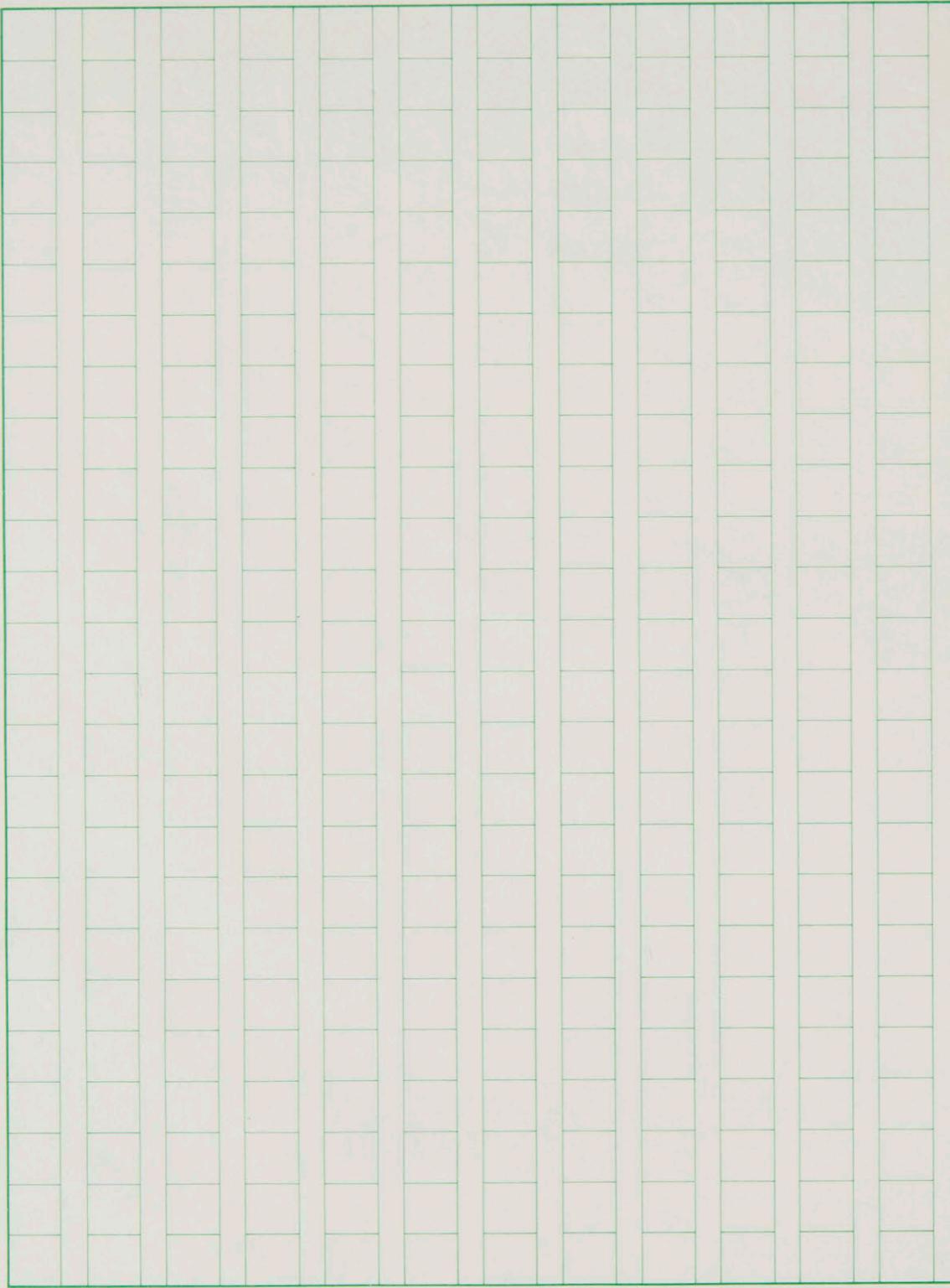


(24×25)

No. 8

寫的，馬仔！前志高密也給了一拳，哭道。  
④寫的，馬仔！前志高密也給了一拳，哭道。  
我們又互相推了兩把，都笑了起來。我跟龍志高在國中時就有此同學，而且同班。我個子高大，他確實是我們的斗牛。我們C班是優選班，大家的功課都很雨，但龍志高卻是班級最後一名。物理一百三，生物一百一，物理一百三，生物一百一。

No. \_\_\_\_\_



(24×25)

No. 5.

媽的，鳥仔！誰志高給了我一拳。  
花这一陣兒樂，又回了就志向一拳。  
半面的半歲，又打了一拳。  
在建國中少少年時代已經時代已近  
去了。那時候我們要都叫志高先生，他的確是我們的頭。

No.

书本：房裡的電視你唐小一一下就懂得。  
 我叫你去你把去嘛！就忘高提之多高，沾光又差起事。那个女人遲疑了片刻，終於霍然立起身來，把電視關掉，走向臥室，到了房門口她却轉身向她老公說道：今晚你別又喝醉成一个醉了就是不開門的……说完她便把房門叫她一下關上。

女人一就志高斗着斗

(24×25)

No. 12

书本：就志高手上拿着一块砖頭一面反着一面告訴我，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茅台，迺是一口嘴，根本倒真想他的。

小口半舉，高得十幾都刀刺咬！龍志高又撲克通。  
 老人一直在細細的咀嚼着，他遞過東西，他的像那樣的有半個鐘頭的搖擺，他吞下了一口肉，接着就望著我慢慢的說道：

他们是怎样用腳鍊敲的？  
 哟，喂，就，你猜誰射殺了丁凡？那個黑面的奇女人，空洞的禽獸的尖叫道；白痴頭顱的妹妹！你娘真皮也到足她！

你到房裡去看電視去，就志高命令那个女人道。

海螺